

长河浪花
changhelanghua

环卫工人 (外一首)

乔志兵

弯腰,拾起,装车
重复的动作,却带来干净的城市
垃圾在高温中散发恶臭味
他们没有丝毫的嫌弃
夏日的骄阳似火
街道在炙热中喘息
而他们早早走进了这滚烫的画框
他们的脚步从未彷徨
用勤劳的双手,擦亮城市的容妆
送来一片清洁和清凉

热风如浪,蝉鸣喧嚣
汗水湿透橙黄的衣裳
扫帚在手中不停摇晃
每一寸路面,每一个角落
都印下他们辛勤的身影

夏日女工

机器轰鸣,燥热难言
忙碌在车间的女工们
汗水浸湿了她们的发梢

顺着脸颊,悄悄滑掉
闷热的空气,疲惫的身躯
夏日的阳光透过窗棂
映照着她们勤劳的身影

手中的活计
专注的眼神
一件件产品
像是孕育出的希望结晶

在这炽热的季节里
她们用汗水谱写着奋斗的收获
绽放着独特的坚毅与柔美
用自己的力量,撑起一片天地

心香一瓣

xinxiangyiban



心灵站台

xinlingzhtai

自从上了大学后,女儿花钱的“胃口”越来越大了,每月的生活花费已突破了2000块钱,还嫌不够,私下里跟她老妈要“红包”。这可不行,得让她知道爹妈当下挣钱的不易。

这不,刚放暑假,我就对女儿说:“不要一天到晚睡在床上玩手机,为了尝试一下挣钱的艰辛,为将来的生活积累经验,从明天起,出去打工挣钱加锻炼去,挣的工钱我再补贴你一倍,到时让你零花。”

“真的?老爸你说话可要算数噢。”女儿高兴地跳了起来,走到我面前:“那我到哪儿打工去呢,一个女孩子家。”

“我已经给你联系好了,近期附近村的农民正给玉米制种,他们急需人手给玉米“抽天花”(去杂除雄),管两顿饭吃喝,另给学生娃每天80元工钱,当天就兑现,你看招人广告都贴到单元楼公告栏了。”

百味人生

baiweirenshe

那天去理发,理发师和我是老朋友,他一边理发,一边和我聊天:“你怎么一下子多了那么多白发?”

我心里一愣,像是大冬天咽了口冷水,藏在围兜下的手紧抓了一下裤子。不知从什么时候,我开始在意起别人说我老来。要知道前几年,我从不介意自己的年龄,总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还有使不完的劲,还有大把美好的光阴。

然而年龄这东西,由不得你不在意,它伴随着日月升降,无声无息地在你的头发上留下痕迹。其实,我发现自己头发变白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只是这一次被人赤裸裸地说出来,心里着实受了不小的刺激。我心里想怼他一句,但转念又放弃了。他只是随口一说,而且事实求是。

“没关系,人老了,头发也该白了!”我把这句话说得云淡风轻。

理发师的手没有停,继续在我头发上忙碌。“你心态不错,不像有些人,总想着让我尽可能地帮他们掩盖白发,就怕别人说他们老!”

我没法点头,只能对着理发镜微微一笑,算是对理发师的应答。

理完发,我去参加几个老朋友的聚

日永知槐夏

梁毅兰

“日永知槐夏,云黄喜麦收。”槐夏,多么优美而又自带清凉的雅称。为什么槐树和夏天联系在一起呢?我们今天就在古诗词中一窥究竟。

槐树树体高大,枝叶浓密,在炎炎夏日日能给人烈日下的遮蔽,带来高爽清凉。宋代文学家苏轼曾写下“绿槐高柳咽新蝉”的名句。夏日蝉鸣聒噪,但因其在“绿槐高柳”之中,发出的声音低沉,似乎是从被扼住的喉咙发出,可见槐树枝繁叶茂,足以阻隔声音。同是宋代的诗人,赵师民曾留下两句著名的断句:“麦天晨气润,槐夏午风清。”麦子成熟的季节,晨风里空气温润。正午时,天气本会炎热,但因槐叶舒展,从中穿过的风也多了几分清凉,还捎来了麦田的香气,植物的芬芳,让夏日的空气更加饱满润泽。

在古代,槐树因高大浓密而常驻道路两旁。魏晋时期有人曾写下《行者歌》:“青槐夹道多尘埃,龙楼凤阙望崔嵬。清风细雨杂香来,土上出金火照台。”这里提到“青槐夹道”,是指通

往宫城的大道两旁种满槐树,参差错综,绚丽繁茂,随风而动,送来缕缕清香。唐代诗人韩愈也有“泥雨城东路,夏槐作云屯”的美句,夏天风雨之后,城东道路两旁的槐树抽枝展叶,浓密的绿色枝叶就像一团团聚集在一起的云,带给行人绿意、荫蔽和清凉。

槐树也是古人屋旁和庭院的“宠儿”,其中一个原因正是在夏天能遮荫送凉。“永日屋头槐影暗,微风扇里麦花香。”宋代诗人范成大大在《初夏》中所写的这两句充分体现了槐树的遮荫效果。长长的夏日里,屋旁的槐树蓊郁葱茏,遮天蔽日,树下少了点阳光的耀

暑假正是读书时

吴建

当校园里的电铃吟完最后一遍美妙的音乐时,漫长的暑假就开始了。

今年的暑假和往年一样,也是以读书来消暑的。为消暑而读的书,《谈艺录》那种须打点十二万分精力辅之以工具书的学术巨著,太劳神,不读;鲁迅、龙应台那种激扬火爆的杂文,易让人浮想而浑身燥热,有违消暑本意,不读;琼瑶之类的言情悲剧令人哀叹悲愁,夏梦沉沉,不读。

最适宜的消暑阅读当然是“消夏录”一类。“消夏录”中最著名的当属清代的“四消夏”,即清康熙高士奇的《江村消夏记》、清乾隆孙承泽的《庚子消夏记》、清道光吴荣光的《辛丑消夏记》和清光绪端方的《王寅消夏录》。神游于这“四消夏”,不用开空调,书中的习习凉风自然会使你神清气爽。清才子张潮说:“读经宜春,其神专也;读史宜夏,其时久也;读诸子宜

我教女儿“挣钱”

汪志

长这么大,第一次“打工”,女儿趣味盎然。第一天傍晚的时候,女儿推门进来了,一进门她就将80元钱递给了正在看电视的我手里:“老爸,赶快兑现承诺。”我认真地看了看女儿后,大声道:“你胆子好大噢,竟敢骗我的钱。”我边说边将那80元钱搓成一团扔在地上,“这80块钱怎么来的,我心里清楚,你心里更清楚!”

“我……”女儿低着头捡起钱后,一声不吭地进了自己的房间。

第二天一大早,女儿六点不到就起床了,到晚上8点多才回来。和上次一样,一进门她又将80块钱递给了我:“老爸,今天的这80块钱可真是我挣来的,累死我了。”我瞧了一下女儿的双脚,嘟哝了一句:“你好自为之吧,别自欺欺人了。”边说边将那80块钱搓成一团扔在地上。女儿傻愣愣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夏日的天亮得早,女儿还没起床,我就出门去了,但刚走到窗子外,我就听见女儿起床的声音,继而她和她老妈说话了:“妈,爸哪儿去了?”

“你爸跟人出去摘菜去了。慧儿,我问你,昨天和前天的钱是不是你挣来的?”她妈妈问。

过了一会,我听见女儿小声道:“妈,你千万不要跟爸说啊,前天我跟同学说出去打工,她们一听就劝我不要干,说那样的活,城里娃怎能干得了?于是,她们借给了我80块钱,我想骗一下我爸。昨天我下决心和两个同学去农户家,可是刚干了半个小时,我们三个就腰疼胳膊酸,那两个同学又劝我不要干了,又借给我80块钱,让我糊弄我爸去,哪知道还是瞒不过我爸。”

“我说呢,你爸搓钱扔地上的时候,你



会。推开聚会的包厢,老曹和老黄已经到了。老曹热情地招呼我坐下,然后笑着说:“怎么,为了这次聚会还特意剪了个头发?”

“那是当然,老朋友聚会,总得收拾收拾吧!”我笑着应答。

老黄盯着我看了几秒,眉头一皱说:“头发剪得不好,脸显瘦!”

“最近我是瘦了些,天天跑步,肚子小

了不少。”我有点炫耀地拍了拍肚子。

“人到中年了,还是胖点好,太瘦了显老!”老黄语重心长地说。

这是一天中我第二次被人说老了,而且这口冷水比刚才那口更冷,我的心情一下子跌进了谷底。但我也知道老黄这样说也是出于好意,于是我笑着说:“老就老吧,只要心态不老就好!”

多愁善感;把那首《雨巷》款款吟诵一番,让丁香花一样的姑娘再在心空飘然而过……

在一个赤热炎炎的盛夏,挥汗如雨地耕完了院子里的两畦菜园,斟一杯清凉的绿茶,带着一种惬意的疲倦斜躺在竹榻上,顺手从书橱里抽出一本书,是席慕容的《写给幸福》——一本不再新潮的书。然书中一些精彩的语句,每一次读来都会怦然心动。书中说,在纷纭复杂的世间,能持有一些不变的感觉和心情是难能可贵的。我相信这些诗意的倾诉不是特意写给教师的,但在我读来,却感到无比亲切和安慰。教师的事业是崇高的,我愿在讲台上奉献出我的一切,这就是我一生不变的感觉和心灵。这一个炎热的夏季,是书让我的思想清纯如水。

一点都不心疼,原来是别人的钱啊。我说慧儿啊,都上大学了,为人做事要诚实。”

女儿今晚7点多就回来了,她前脚进门,我后脚也回来了。刚进门,就听见女儿正跟她妈说话:“妈,不等我爸了,今天实在太累了,我先洗澡睡觉去。”见我回来了,女儿急忙回头看着我我说:“爸,这是我今天挣的80块工钱。”我接过钱,认真地看了看女儿的脸,说道:“把手伸过来我瞧瞧。”忽然,我又把那80块钱搓成一团扔到地上:“你还是骗我啊。”

这一下,女儿大声地嚎啕起来,急忙弯下腰捡起了那搓成团的80块钱,边哭边将钱往怀里展开:“爸,今天的这80块钱真是我辛苦挣的啊,你瞧我的手都破了……”此时,站在一旁的我“说话算数”,点了点头后,从兜里掏出了事先准备好的80块钱丢在茶几上……

(一)

高考当天,家住黄河滩区的一位老同学打电话说,滩区的西瓜熟了,约我开车去拉点。我欣然前往。

西瓜喜沙地,滩区多河沙,种出来的西瓜瓜瓤沙甜,口感很好。

天公作美。那天多云,不算太热,我开车去找他。到了单位,他带我去瓜地。还是去年那块地,去年拉瓜的情景如在眼前。

吹着来自黄河岸边的夏风,晒着时隐时现的太阳,置身冒着热气的瓜地,看着搭在地里的看瓜草棚,听着划过头顶的声声布谷,顿觉仪式感拉满。

瓜是他家亲戚承包的,他和内人给帮忙料理。每年芒种前后西瓜丰收时节,他都会约我吃瓜,顺便带几个回去。

今年天旱,西瓜更甜,味道赛蜜。他在地里挑了个大个头的瓜,在地头切了,几个人大快朵颐,直呼过瘾。

西瓜性寒,温凉解暑,是夏日里很好的水果。文天祥在《西瓜吟》中说:下咽顿除烟火气,入齿便作冰雪声。

朋友种瓜多年,堪称行家,上手给我挑了十几个不大不小的西瓜,将后备厢装满了,够我吃一阵子的了。

(二)

我们当地产一种叫作脆瓜的瓜,不知如何得的名,大概是因为这东西吃起来口感清脆。这名字好听好记好懂,很

曹风

莲上鸟

张成林 撰

夏日情愫

孔伟建

接地气。至于学名是啥,没人追究。

脆瓜体型不大,一斤上下居多。瓜皮黑色,也有青绿色的,占少数。脆瓜当水果生吃,酥脆爽口,甜丝丝的,远比黄瓜味道好。佐以蒜泥,凉拌味道也比黄瓜好。

我的几个久居外地的亲戚,因从小在本地长大,对这种瓜情有独钟,每次回来,只要是赶上产脆瓜的时令,总要到集市上或超市里买些过过瘾。回去时,还要随车带走几个。

他们说,这东西,在外地见不着、买不到。或许,几个脆瓜,可慰些许多愁。

(三)

夏天的周末,只要有空闲,我爱骑车到附近几个村里转转。

村子里,总有些破败的院落,石头房、砖瓦房,甚至是土房,它们会在不经意间与我相遇。我停下来,站在门外,或透过破落的窗户看院子里那些疯狂的顽强的霸道的绿色生命。

阳光热烈,叫不上名字的藤蔓爬上破败的院墙,爬上院子里的老树,爬满院子里的角角落落,难有容脚之处。榆树、槐树在院子各处恣意生长,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杂草,几乎将院子变成了林子,错落参差地争抢着阳光。

热气蒸腾的气息,生命奔腾的气息,草木腐朽的气息,混合在一起,在空气中氤氲,将我无声地包围。

绿意浓深,主人不在,小院俱寂。只有蝉声嘶鸣,或高或低……